

2020年，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继续创造历史，出现多名中高考第一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片教育绿洲正在雪域高原奋力滋长……

正被以一种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短短两三年，经过“浸润式”培养的本地教师的教学水平获得明显提高，课堂教学也从“大水漫灌”转向了“精确滴灌”。

上海实验学校不仅负责本市学生教育，还要帮扶全日喀则市17个县教学点的教学指导。秉承“把教育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信念，援藏团队带上教材，扛着设备，走遍了日喀则市边境一带的每一所学校，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践行教育公平，共享上海的教学成果资源，拉近两地的教育发展的差距，让同一片蓝天下的两地孩子都能站在相同起点的教育水准上。

2020年9月10日，傅欣回到上海的第一个教师节，手机一直响个不停，那是日喀则的孩子们在不断地向他报喜讯。

短短三年时间，当地老百姓领略到“上海教育”的神奇力量：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高考升学率连续三年达到100%，本科率达到94%以上，重点本科率突破60%，名列自治区前列。学校中考成绩稳居自治区第一；六门单科创造历史最好成绩；两届小学六年级学生考入内地西藏初中班人数在历年最高纪录基础上将近翻了一倍。2020年，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继续创造历史，出现多名中高考第一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片教育绿洲正在雪域高原奋力滋长……

同样令人欣喜的结果也出现在青海果洛。果洛州委副秘书长、援青干部江铁群告诉《新民周刊》，“其他省市都是教师援助一年到一年半，只有上海，对管理干部提出了工作3年的要求。这就便于开展更多的制度性建设，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从‘输血’到‘造血’，从支教到‘智教’，为当地留下可持续发展的能量”。

为了让上海教育资源发挥最大效应，2015年，上海·果洛职业教育联盟成立；2018年，上海大同教育集团对口帮扶青海果洛中学，“输血式”培训与“造血式”培养相结合，使沪青两地实现了校企合作、校校合作。

果洛民族高级中学作为当地的一所重点高中，学生100%是藏族，都背负着家庭的全部希望，但是教学质量一直不高，2016年高考本科上线率只有4.8%。在上海组团式教育人才的帮助下，2019年的上线率一举提高到了15.8%，援助成效逐步显现。

10年来，上海在果洛的教育投资占援青资金总量的三分之

一。实施了54所中小学标准化改造，建设了教学楼5.9万平方米，落实助学金3750余万元，资助学生1.8万人。通过职教联盟集合两地58家单位的力量，为学生搭起成才的阶梯。

为大山孩子架设人生阶梯

在距离上海3000多公里之外的西南边陲小镇——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有一所地处城乡接合部乡村中学——大文中学。来自上海崇明区教育局委派的托管团队主动“接管”了这所基础设施差、生源流失严重的学校。

在这个辍学和结婚都比读书容易的地方，如何让每一个孩子顺利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一道艰难的命题。上海援外干部人才们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管委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作为最新一任的管委会主任，崇明区新海学校校长范永刚直呼“没想到”。

大文中学里的许多孩子，家庭教育严重缺失。一个班级41名学生，只有一名家长读过初中，还没毕业，其他的都是小学文化程度，而且单亲、离异家庭特别多。这里不少女孩子十四五岁辍学后就嫁人生子了，自己就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对自己和孩子的未来几乎没有任何规划，更谈不上有多大的期望值了。

由于家庭贫困，不少孩子都是一双鞋子、一套衣服穿到烂，个人卫生习惯和学习习惯都比较差。“刚刚去的时候，教室里、宿舍里弥漫着臭脚丫子的馊臭味，简直进不去。”范永刚说。

当地教师的教学方式他不满意，可是真的当自己走进课堂以后，才发现这课确实没法按照上海的方式上来。

“孩子的学习基础非常薄弱，有初一的孩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随便听写一个句子，有一半都是错别字。一所400多人的小学，只有十五六名老师，一名老师包班教学，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怎么能奢求他有很好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质量呢？”

改变都是一点点发生的。

比如说，托管团队来到后，学校将旱厕改造成为抽水马桶；